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古代文明

(第4卷)

- 福泉山墓地研究.....秦岭
- 三星堆、金沙一类“奇异”玉器构图来源、内涵、定名及
相关问题研究.....顾问
- “越式鼎”研究初步.....向桃初
- “汉唐陵墓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九篇
- 汉代黄金铸币计量标记研究.....王永波
- 关于汉代低温铅釉陶器研究的几个问题.....陈彦堂
- 农业起源的比较研究
- 西亚和北美东部的个案分析.....傅稻镰
- 古滇国青铜器表面镀锡和鍍金银技术的分析.....崔剑锋等
- 中国考古学的殷墟传统
- 早年安阳殷墟的发掘与研究.....张海
- 湖北公安、石首三座古城勘查报告.....荆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编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古代文明

(第4卷)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编

文物出版社

北京·2005

封面设计 张希广
英文翻译 孙庆伟
责任印制 陆 联
责任编辑 李媛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文明. 第4卷/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 —北京:文物出版
社,2005. 11

ISBN 7-5010-1817-0

I. 古… II. ①北…②北… III. 文化史—研究—
中国—古代—丛刊 IV. K220.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6634 号

古 代 文 明

(第4卷)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编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16 印张:26.25 插页:1

2005年11月第一版 200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817-0/K·962 定价:128.00元

本书的出版获得
“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
经费资助

目 录

福泉山墓地研究	秦 岭 (1)
三星堆、金沙一类“奇异”玉器构图来源、内涵、定名及 相关问题研究	顾 问 (37)
“越式鼎”研究初步	向桃初 (65)
秦墓等级序列及相关问题探讨	梁 云 (105)
略论秦代与西汉的陵寝	张卫星 (131)
秦汉墓葬天井述略	侯宁彬 (141)
论汉代的因山为陵	李银德 (149)
西汉楚王陵墓形制研究	周保平 刘照建 (165)
东汉南兆域皇陵初步研究	王竹林 赵振华 (183)
南朝陵寝制度之渊源	赵胤宰 韦 正 (207)
东都唐陵研究	赵振华 王竹林 (223)
唐陵陵区的形成	沈睿文 (245)
汉代黄金铸币计量标记研究	王永波 (263)
关于汉代低温铅釉陶器研究的几个问题	陈彦堂 (303)
农业起源的比较研究 ——西亚和北美东部的个案分析	傅稻镰著 秦 岭译 (317)
古滇国青铜器表面镀锡和鍍金银技术的分析	崔剑锋 吴小红 李昆声 黄德荣 王海涛 (339)
中国考古学的殷墟传统 ——早年安阳殷墟的发掘与研究	张 海 (353)
湖北公安、石首三座古城勘查报告	荆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公安县博物馆 石首市博物馆 (391)

福泉山墓地研究

秦岭*

On the basis of the newly published excavation repor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emetery at Fuquanshan and its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paper the cemetery is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including Songze culture period, early Liangzhu culture period, early and late periods of late Liangzhu culture period. By analyzing the burial order, funerary object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cemetery,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Fuquanshan cemetery belonged to the social groups in same size and it lasted from Songze culture period to late Liangzhu period. Due to its particular location, Fuquanshan cemetery represents som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not seen in other aristocratic cemeteries in Liangzhu period.

福泉山是良渚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性遗址。一方面，它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延续使用时间最长的墓地，从崧泽文化中期到良渚文化晚期，虽间有缺环，仍是目前所见最为完整的一个案例；另一方面，它也是目前太湖东部地区唯一能代表良渚社会最高物质文化发展水平的地点，随葬品规格仅次于良渚遗址群内的反山、瑶山，随葬品的来源则比良渚遗址群更为丰富多样。《福泉山》报告的正式出版^[1]，为细致深入地研究该处遗址提供了可能。本文即以报告为准，初步分析福泉山墓地及其所反映的史前社会结构。

一、墓地概况及分期

福泉山遗址位于上海市西部青浦区重固镇的西侧。这是一座人工堆筑的土山，内涵包括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战国至宋代的遗存，山周围农田下可见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和战国时代的遗存。人工土山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约94、南北宽约84米，高出周围地面7.5米。遗址范围以福泉山为中心，

*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讲师。

[1]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

东西长约 500、南北宽约 300 米,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遗址前后经 4 次发掘,总发掘面积 2235 平方米,发现了崧泽时期和良渚时期的墓地及相关遗迹。

福泉山现地貌是一座东北—西南斜向的土台,土台西侧农田内仅见马家浜时期文化遗存;北侧有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堆积;东侧有良渚文化堆积;南侧有马桥文化及春秋战国时代堆积。结合土台部分的发掘情况,我们得以复原福泉山遗址形成的过程:福泉山土台筑建在一处古代高地上,开始使用的时间是崧泽文化早期。这之前的马家浜文化聚落,主要分布在高地的西北侧。崧泽文化早期,人们移到高差近 2 米的高地上居住,同时在地北侧也有活动。崧泽文化中晚期,人们开始在废弃的居址上营建公共墓地,最初的墓地位于土台的西北部。良渚文化早期阶段,墓地向南移到了土台中部偏西的位置。同时,伴随着不断堆土埋墓的过程,土台被人为地加高。良渚文化晚期,为了营建高规格的墓地,又有一次大规模的堆土筑台行为,堆筑厚度达 2~3 米,堆土取自土台西侧,破坏了西侧的原始堆积,因此堆土中包含了较多马家浜时期的遗物。

本文将讨论的是福泉山遗址作为墓地使用的这部分内容,延续时间从崧泽文化中后期开始,至良渚文化晚期。报告将崧泽时期堆积划分为青灰土和灰黑土两个文化层,并在分期讨论中将崧泽文化墓葬按出土层位分为中期和晚期两个阶段^[2],笔者同意并将在下文分析中沿用这一分期。同时,报告依据随葬陶器将良渚时期墓葬分作五期^[3]。从类型学角度讲,笔者对此分期方案中涉及的相对年代关系没有异议。但如果结合墓葬的空间分布,试图讨论墓地结构的变化,则有重新讨论良渚墓地形成过程的必要,在此简要分析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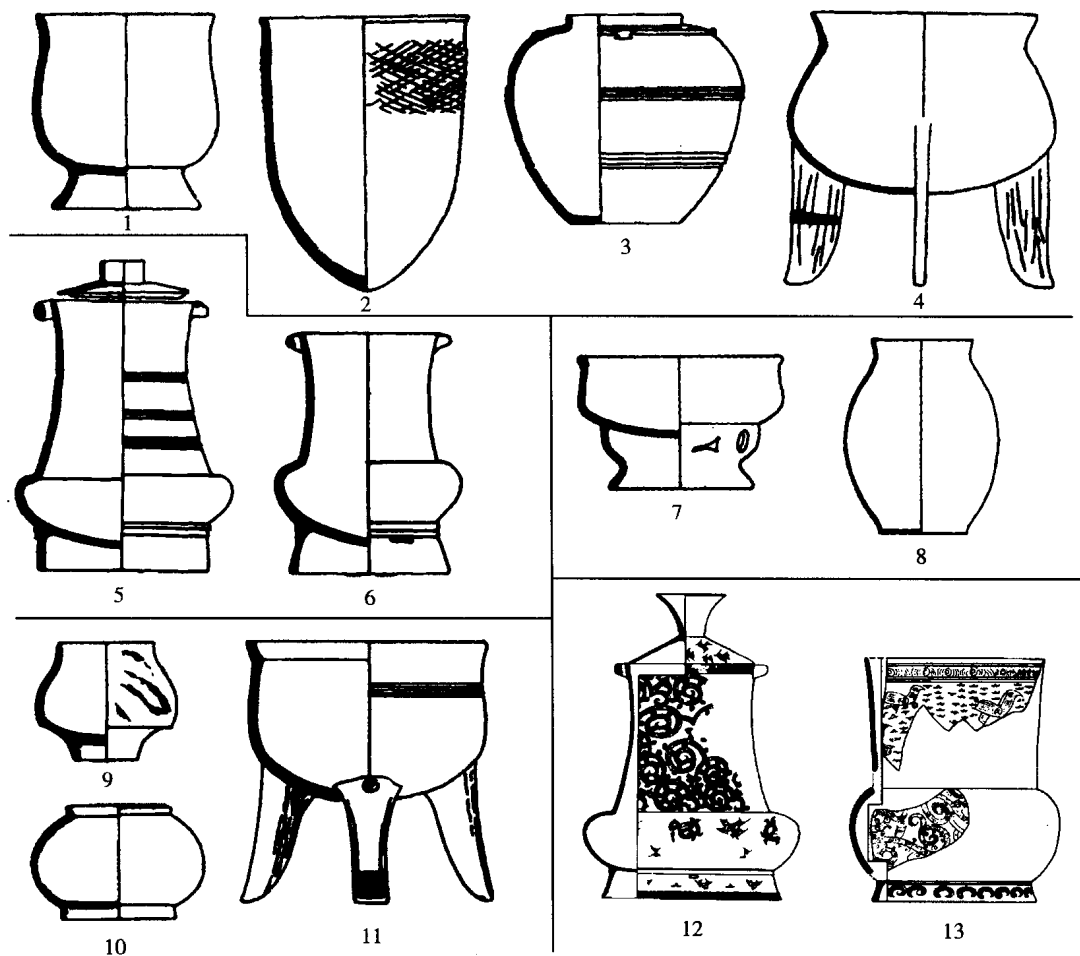
良渚时期的遗存主要是福泉山上发掘清理的 30 座墓葬和 4 处“祭祀”遗迹。这 30 座墓葬中,编号为 M1、M2 的 2 座墓葬位于福泉山的边缘地带,头向皆朝东,1 座无葬品,1 座仅随葬 1 件陶器,报告将之归入良渚文化早期,但囿于墓葬资料所限,本文暂时不将其列入讨论范围。报告中指出,按地层划分,其余 28 座墓葬自下向上分别出自黄土层、灰褐土层和灰黄土层,其中灰黄土层厚达 4~5 米,墓葬所在位置还可按上中下部细分。由于未提供墓坑的开口层位,只能将报告中的地层描述理解为墓坑底部的相对位置^[4]。尽管如此,按照常理,同一时期的墓葬一般墓坑深度基本相仿,因此报告提供的层位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反映了墓葬的相对年代。

[2] 同注 [1], 125 页。

[3] 同注 [1], 126~133 页。

[4] 报告称均为浅坑墓,墓坑深度仅 10~30 厘米不等,这说明发掘时候清理的很可能只是墓坑的底部,墓坑的原生开口位置已经被破坏。

结合随葬器物的文化特征，首先可以确定出自黄土层的6座墓葬^{〔5〕}时代基本相当，陶器特征中有大量崧泽文化因素的遗留，其相对年代大约为良渚文化早期阶段，这里称作福泉山良渚一期。出自灰褐层的6座墓葬从随葬品判断并不是同时的，其中M145、M126随葬器群与早期类似（图一），M120、M124则随葬了具良渚文化晚期偏早特点的双鼻壶（图一，5、6），显然这之间还有一定的年代缺环，如果结合墓葬的空



图一 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出土部分陶器

1. 杯 (M126:4) 2. 大口缸 (M126:5) 3. 罐 (M126:6) 4. 鼎 (M126:7) 5. 双鼻壶 (M124:14)
6. 双鼻壶 (M120:11) 7. 豆 (M135:4) 8. 壶 (M140:2) 9. 壶 (M145:1) 10. 罐 (M145:22)
11. 鼎 (M145:21) 12. 双鼻壶 (M74:166) 13. 双鼻壶 (M128:1)

〔5〕 出自黄土层的共8座墓葬，其中M1、M2远在福泉山土墩的北缘，无或仅1件随葬品，因此不属于福泉山主体墓地，这里暂时不讨论这2座墓葬的情况。

间位置考虑，M120、M124 远离一期墓群，成对地位于偏北方，也可旁证其时代上的差别。灰褐土层中的另两座墓葬是 M140 和 M115，其中 M140 仅发表 1 件陶壶（图一，8），但从器物特征和墓葬的所处位置考虑，可以肯定它属于一期墓群。M115 仅出土石器 3 件，无法从随葬品直接判断其年代，但从其所处位置看，与 M120、M124 接近，因此暂时将其归入稍晚的阶段。最后粗略检索出自灰黄土层的 16 座墓葬，绝大部分出土了具良渚文化晚期特点的双鼻壶、豆和鼎，只有 M135 例外，此墓仅发表陶豆 1 件（图一，7），镂孔和形态都是良渚文化早期的特点，据报告称出自灰黄土层的底部，我认为这也是一座早期的墓葬。

通过上述分析，至少可以将福泉山良渚墓葬分成两个大的阶段，本文称之为良渚一期和良渚二期。一期墓葬 9 座，大致相当于良渚文化早期；二期墓葬 19 座，年代是良渚文化晚期。二期墓葬从文化面貌及埋藏形式看还有阶段性的变化，可以再作进一步细分。

从空间分布上看，二期墓葬大致可以分作三组：东组由于土墩被破坏，仅存 2 座墓葬（M40 和 M9），M9 随葬陶器仅发表陶盃（实足鬲）1 件〔6〕，但从玉器特点看，似乎要早于 M40〔7〕。中组共 3 座墓葬，南北向排列，随葬陶器较丰富，从随葬品分析，下葬顺序应该是由北往南，依次为 M60、M65 和 M67〔8〕。西组分布在良渚一期墓地的位置，南北方向延伸，墓葬间还有叠压打破关系，年代问题相对复杂。从发表资料分析，“祭坛”式遗迹的形成可以作为阶段性变化的标志〔9〕，M144、M146 都被叠压在祭坛下，M101 则打破了该祭坛，对比其他西组墓葬的随葬器物及出土层位，可以将西组墓葬大致分成早晚两段，确定为早段的除了 M144 和 M146 外，由北向南还有 M120、M124、M109、M94、M136、M32；确定为晚段的除了 M101，还有最北端的 M74。余下的 M115 和 M128 不好判断，M115 仅随葬石器 3 件，这种随葬形式和 M146 类似，并且与其东侧的 M120、M124 相同，出自位置靠下的灰褐土层，因此可以将之归入早段。M128 是一座残墓，仅发表 1 件细刻纹壶，器形比较特殊，但刻纹特点与北端的 M74 类似（图一，12、13），结合其开口层位在灰黄土层上部（而祭坛大约处于灰黄土层的中期阶段），这座墓葬可以归入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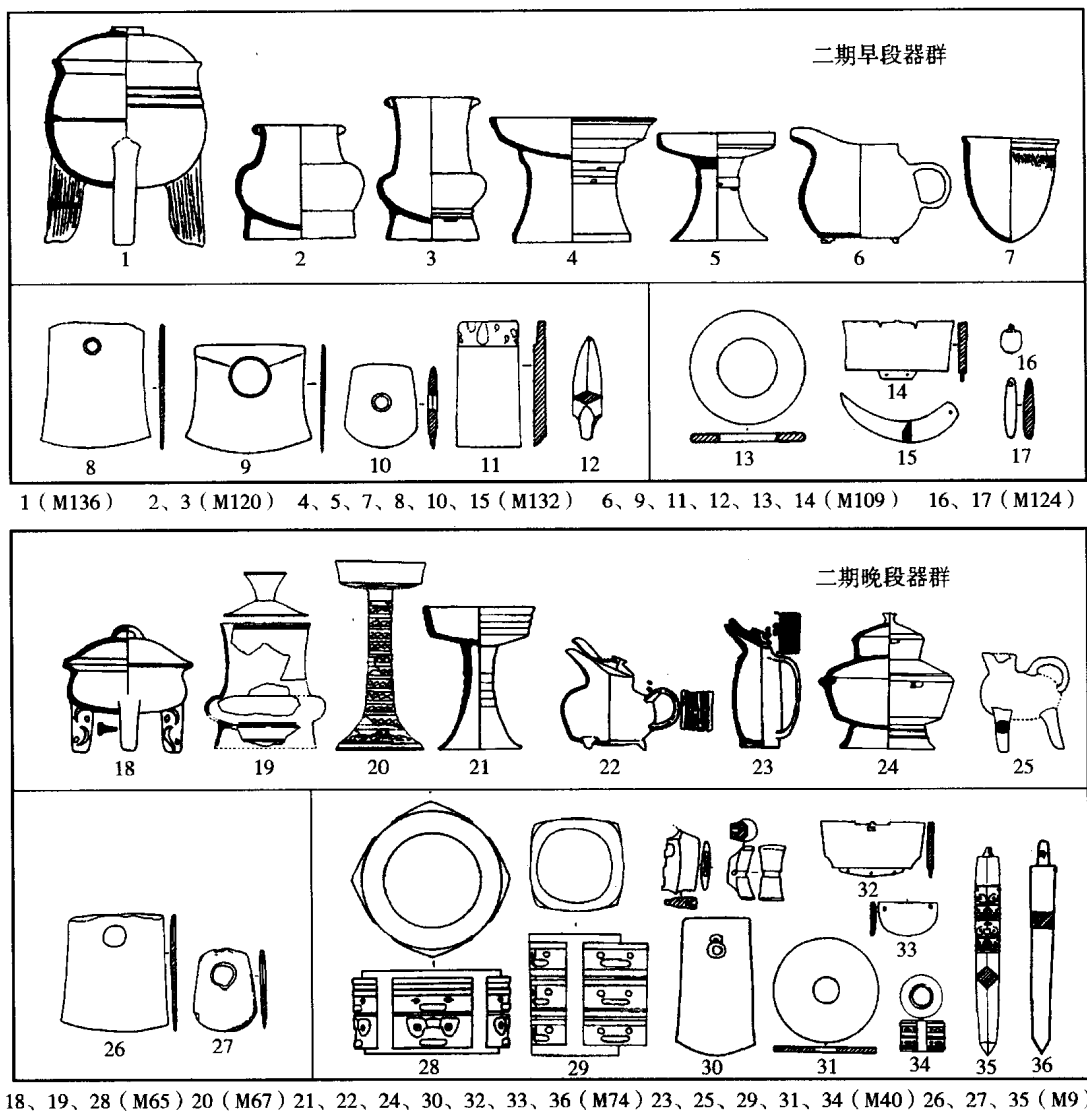
比较三组墓葬的随葬品，西组晚段墓葬和中组、东组的时代相近。将之作为整体与西组早段墓葬进行对比，发现随葬品组合上的确出现了不少变化（图二），比如西组

〔6〕 同注〔1〕，45 页，图三五。

〔7〕 同注〔1〕，47 页，图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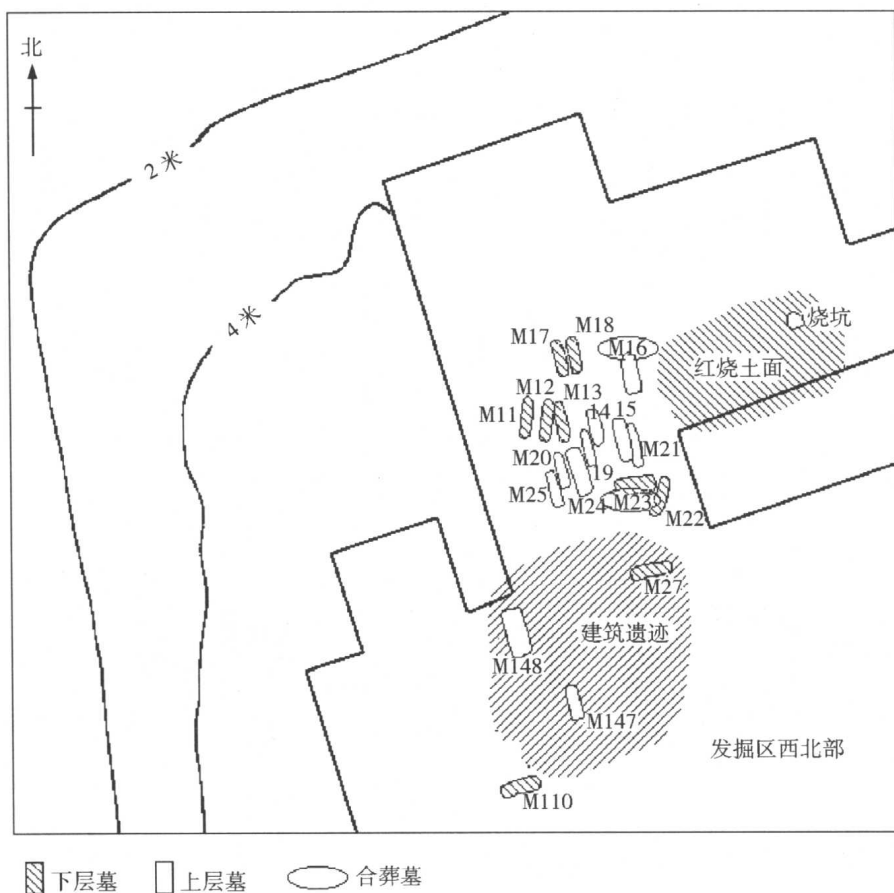
〔8〕 M60：报告 48 页，图三八；M65：报告 50 页，图三九；M67：报告 51 页，图四〇。

〔9〕 同注〔1〕，64 页。



图二 福泉山良渚二期（良渚文化晚期）早晚段器群比较

早段常见的隔档鼎、甗和部分墓葬中的大口缸均不见于中、东组和西组晚段墓葬；而后者新出现了宽把壶（杯）、盃（实足鬶），随葬品中玉器丰富，多良渚式典型重器，这些都是西组早段中未见到的特征。因此，可以将福泉山良渚二期墓葬分成早晚两段，二期早段墓葬分布在土墩西侧；二期晚段墓葬在布局上发生变化，占据了整个土台。需要指出的是，两段之间虽有早晚却衔接紧密，晚段墓葬中最早的 M60，器物形态与早段墓葬非常接近，暗示了墓地使用的延续性，更证明墓地结构改变是同一社群内人为造成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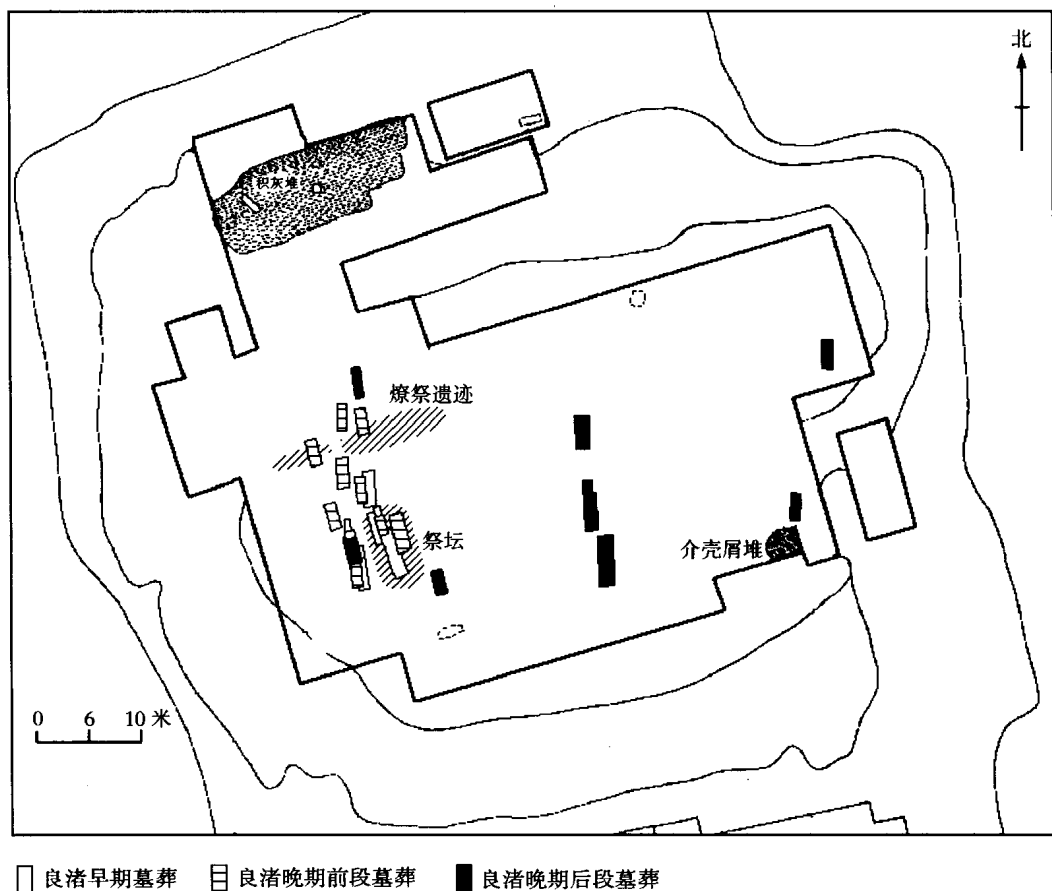
图三 福泉山崧泽时期墓葬分期与分布
(据报告改绘)

综合上述分析,可将福泉山墓地的形成和空间变化分成如下几个阶段(图三、图四):①崧泽文化时期,包括崧泽文化中期和晚期,墓地均集中在遗址的西北部;②良渚文化早期,墓地集中在土台西侧;③良渚文化晚期早段,墓地仍集中在土台西侧,但墓地范围在南北方向略有扩展;④良渚文化晚期晚段,墓葬占据整个土台,布局发生剧烈的变化。

下面,分别就各个阶段的特点细致分析墓葬间的关系与差异,讨论墓地的内部结构。

二、福泉山崧泽时期墓地

崧泽文化中晚期墓葬集中分布在土台的西北部,当时这一良渚人工土台并不存在,



图四 福泉山良渚墓葬分期与分布

(据报告改绘)

故应理解为分布在崧泽文化早期居址的北部^[10](图三)。如报告所言,墓葬出土于两个层位,两层之间还有厚约20厘米的自然堆积,因此这片墓地并不是连续使用的,存在延续时间不详的间隔期。

下层墓葬共9座,从陶器特征上看面貌比较单纯,均属崧泽文化中期,且延续时间很短。空间分布上可分为三组:最北部集中埋设的墓组由5座墓葬组成,头向皆朝南,可分为南北两排;这一墓组的东南有3座墓葬分布较分散,其中1座为三人合葬墓,头向上2座墓葬朝东,1座南偏西,由于这3座墓随葬品少,相互关系不好讨论;

[10] 发掘中仅发现崧泽文化早期建筑遗迹1处,从出土层位上分析比下层墓葬略早一些,据发掘者介绍,似乎是被拆毁废弃的房屋。没有证据表明,它与福泉山最早时期的崧泽文化墓葬(即崧泽下层墓葬)是共存的。

另外,在早期建筑遗迹的南面,还有单独的1座东向墓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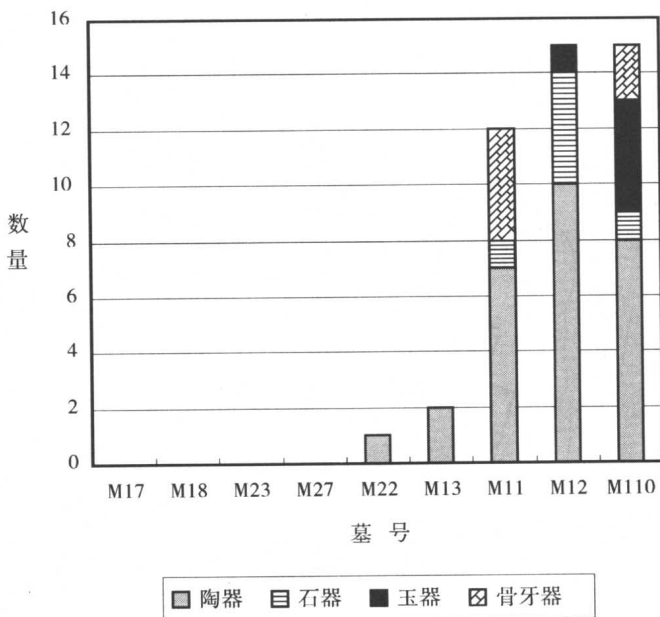
从葬品分布情况看,下层墓葬之间的差别是很悬殊的(图表一)。M11、M12、M110为一级别,葬品12~15件;其他墓葬为一级,葬品0~2件。

随葬品最丰富的3座墓葬在葬品构成上也略有差别。M11墓主为青年男性,出土时右臂骨套象牙镯4件;左膝上放置1件穿孔石斧,刃口往右;另有陶器7件集中放于脚端,其中陶豆5件、釜形鼎1件、折肩折腹壶1件。M12墓主为成年男性,头骨缺失,出土时有玉琮1件位于头部位置;2件穿孔石斧分置于右上肢骨及下肢骨上,刃口向右,2件石铤分置于左膝上与左脚下;另有陶器10件,其中豆8件、釜形鼎1件、圜底釜1件,有4件陶豆纵向摆于身体右侧,其余集中在脚端。M110墓主是一个儿童,胸部有1件穿孔石斧,刃口向左;头右上方有1件陶网坠;1件玉管、3件玉坠放在盆骨两侧;有陶器7件集中在下肢骨及脚端,其中豆3件、罐2件、鼎2件;此外,墓中还出土了2件骨镞,放在脚端。总体来说,除了都随葬一定数量的陶器外,M11随葬了较多的象牙质饰品,M12随葬了较多的石质工具,M110则随葬了较多的玉质饰品。

M110只是一座儿童墓,墓中出土钻孔石斧、网坠、骨镞等工具,整个墓地数量最多的玉饰件,还有大量陶容器,这不太可能全部是儿童身前使用的物件。由此可见,墓葬的埋设与墓主身前的社会关系有十分密切的关联,是这位儿童所属的社会单位决定了他的入葬形式与规模。

值得一提的还有M23,这是崧泽文化中唯一的一座三人合葬墓,三具人骨平行排列,中间为成年男性,仰身直肢,头向右侧,左右各依附1名儿童,右边的还侧身紧靠男性骨架。该墓葬没有随葬品。

人骨鉴定资料显示一个奇怪的现象,崧泽下层墓葬的骨架全部是男性或儿童,没有1座是女性墓,尽管只有9座墓,但这种异常的性别现象需要引起重视。从分布上看,北部比较集中的墓组内有成人也有儿童,而其他墓葬除了一座是成人儿童三人合



图表一 福泉山崧泽文化下层墓葬随葬品数量及构成比较

葬外，余皆为儿童墓，或许墓主年龄与墓葬的位置及头向也有一定的关系。

崧泽上层墓葬共10座，年代也很单纯，皆为崧泽文化最晚期，与下层墓葬间有文化面貌上的缺环。空间布局上说，其中8座分布相对集中，呈东北—西南斜向排列在下层墓葬的空白间隔区域；另有2座墓葬零散分布在南部原来建筑所在的位置上。这10座墓葬皆为南向（参见图三）。

从随葬品分布情况看，墓葬间的差别不如下层那么悬殊

（图表二）。按数量多寡可分三级，一级墓葬1座随葬品10件，二级墓葬5座随葬品3~6件，三级墓葬4座无葬品。三个级别之间随葬品差距不是很大。

随葬品最丰富的M24位于墓群的中心，有明确的墓坑，人骨上下有形似树条的长方形弧面葬具痕迹，可惜没有做人骨鉴定；葬具内有随葬品8件，其中1件穿孔石斧放在右上肢骨旁，刃口朝左；1件鼎放于右下肢骨旁；其他6件集中出自头部以上位置，分别为玉璧1件，陶壶3件，钵1件，盘1件；另在葬具外靠墓坑左侧放置了豆、罐各1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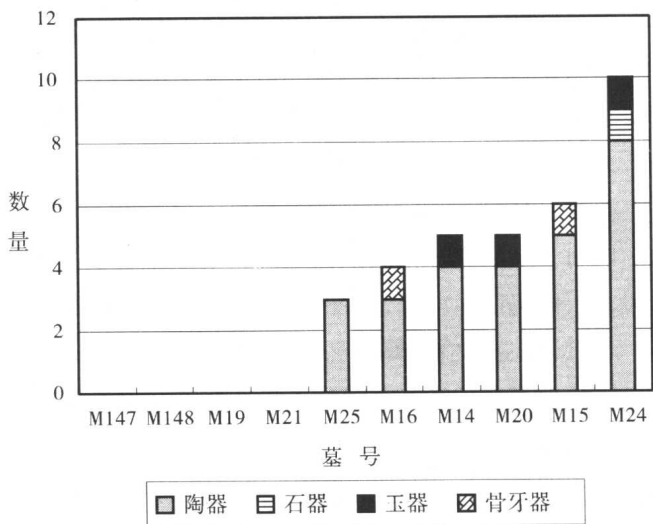
M15是墓群中另一座有明确墓坑的墓葬，随葬品数量仅次于M24。墓主为成年男性，葬具痕迹清晰，呈棕黄色，上下两块均为弧形，摆放在墓坑的南端。葬具内随葬陶器2件，头部1件陶壶，右上肢骨处1件陶豆，豆盘内还有1枚獠牙。葬具外北端有陶器4件，分别为罐2件、鼎1件、纺轮1件。

上层墓葬中还有2座也发现了明确墓坑和葬具痕迹，它们是零散分布于南部的M147和M148，但都没有随葬品。

此外，上层墓葬中也有1座合葬墓，是墓群最东北侧的M16。双人合葬，两人相向放置，东为青年男性，面向左；西为青年女性，面向右。两人头骨上方正中，放置了1件陶鼎；两人中间腰侧有2件网坠；另外1件骨镞在女性头骨上方。

上层墓葬没有全部做人骨鉴定，已知的7座墓葬，男女及儿童的比例相当，分布没有什么异常。儿童墓葬中未见随葬品。

对比上下层墓葬的情况，发现墓地的结构略有变化。晚期墓葬间的差异没有早期



图表二 福泉山崧泽文化上层墓葬随葬品数量及构成比较

那么悬殊；晚期墓葬的性别比例也比较正常；另外，晚期儿童墓葬没有葬品，不像早期对 M110 儿童墓那样有特别的处理。从随葬品情况看，早期规格高的墓葬随葬品数量要多于晚期，随葬品多的主要原因是随葬了大量同形态的陶豆，此外，早期随葬的石质工具、玉质装饰品也比晚期墓葬丰富一些。

墓地总体情况出现较大的变化，这和文化面貌上的差异以及地层上的间隔都是吻合的。同时，上层墓葬空间上都埋设在下层墓葬的空白间隔地带，说明到了崧泽文化晚期阶段，人们仍旧对前期墓葬的分布和墓地情况有所了解，两者间相距的时间不会太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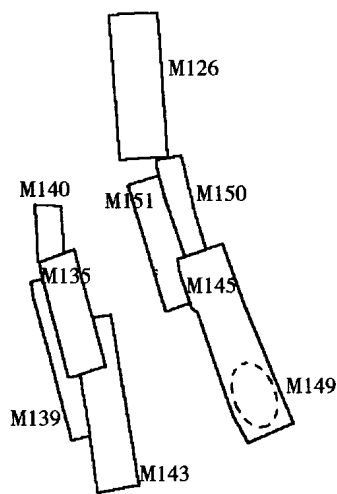
与其他崧泽文化中晚期的墓地相比，福泉山崧泽文化墓地的规模算是非常小的^[11]，这是否反映了背后社群规模的差异，或者社群性质的差异，现在还很难进一步推测。

由于福泉山崧泽文化墓葬的总体数量不多，对于这一时期的讨论也只能是点到为止。但墓地规模小、中期性别结构异常等现象却有必要提出来，在今后更为丰富的资料比对中，充分认识其意义。

三、福泉山良渚一期（良渚文化早期）墓地

良渚一期墓葬 9 座，集中分布在福泉山土墩的北侧，大致分为东西两组，层层叠压，这样的布局方式非常特殊（图五）。从墓坑底部的相对深度看，层层相叠的墓葬高差仅 10~30 厘米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却没有发生一起上层墓葬打破扰乱下层墓葬人骨的例子，可以想见当时墓葬的层层叠压埋设是在已知状况下特意进行的^[12]。要有意在同一个位置不断埋设墓葬，这样的活动应该会由内部关系密切的一个固定的社会单位来持续进行，因此，我们将以东西组别为单位，分别讨论并进行比较。

M139 是西组中最早埋设的墓葬，墓主为成年男性，他的随葬品在西组乃至整个良渚一期墓地中都是最为丰富的。墓主口内有玛瑙质玉琮 1 件，身上分左右两排放置了石钺 12 件，其中右臂上的 1 件石钺还有朽蚀的钺柄



图五 福泉山良渚一期（良渚文化早期）墓地分布
(据报告改绘)

[11] 如青浦崧泽墓地、嘉兴南河浜墓地等，中晚期墓地墓葬数量都超过百座。

[12] 即便如此，墓坑究竟挖掘如何深度才可以接近先前的墓葬而又不“捅破”，这是很难控制好的，或许如福泉山这样的良渚文化墓葬真的有挖浅坑，继而堆土，不断堆高墓地的埋葬方式，这需要在以后的田野工作中注意观察识别。

痕迹，长约 85 厘米；左右肩部分别放置了陶壶和陶鼎，其余陶器集中在脚端；头部、上下肢两侧散放着一些玉管珠和挂坠类玉饰件。比较特别的是在脚端右侧即墓坑的东北角，叠压着一具屈肢侧身的青年女性尸骨，状似跪着倒下的样子，这位女子身上有玉管珠缀片共 6 件，应该是入葬时随身佩戴的。在她背后，还有大口缸 1 件。

叠压于 M139 之上的是 M143，两者仅相差 10 厘米。M143 在玉器构成上与 M139 类似，都有 1 件镯、较多的玉管和小玉饰件，但是 M143 没有随葬石钺，陶器数量顿减。继续依次叠压的是 M135 和 M140，这两座墓随葬陶器情况和 M143 相仿，玉器相对少很多，M140 还有 1 件石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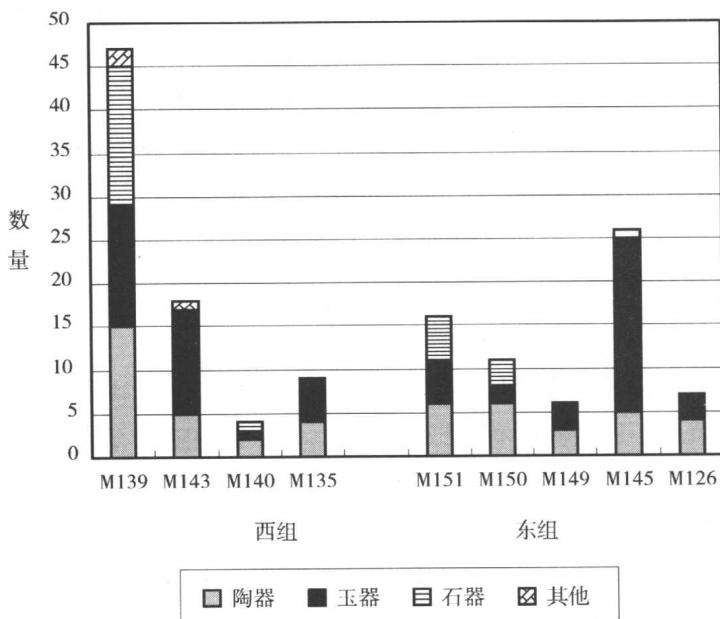
东组当中最早埋设的是 M151，随葬品构成的比例和西组 M139 类似，只是各项数量都要少一些。墓主下肢及脚端有石钺 5 件（这是东组中随葬石钺最多的例子），左右手各有 1 件玉镯，陶器集中在脚端；墓坑外北部也埋有大口缸 1 件。比较特别的是墓主左臂上的 1 件玉钻芯，报告未发表详细数据，从照片看，原器厚薄不均，环、镯甚至是璧的可能性都有，钻芯为双面管钻所得，一面有多次钻入的痕迹，钻芯中部穿孔，可能作为其他物件继续使用。

东组继续叠压的墓葬依序是 M150、M149、M145 和 M126。其中 M145 比较特殊，这是东组中规格最高的一座墓葬，随葬品中，陶器数量与一般墓葬的水平相当，有石钺 1 件放在头部，玉器多达 20 件，口内有玉琮、头部有玉笄、手上有玉镯，主要还有散布在头部和脚端的 14 件玉珠。此外，墓坑北端有类似 M139 的异常陪葬遗迹，在一长方形土坑中有两具侧身屈肢、面颊朝上、呈反缚挣扎状的人骨，一为青年女性，一为儿童，坑内无葬品。坑外也有大口缸 1 件。

从随葬品文化面貌上看，两组墓葬的层层叠压基本是同时进行的。如果进行两组之间的横向比较，可以发现最早开始埋设的墓葬在随葬品种类构成上是对等的，但存在数量上的悬殊差距，说明两墓主的社会角色类似，而实力不同（图表三）。西组中最先埋设的 M139、M143 葬品丰富，后葬入者相对较差；而东组中则是最晚入葬的 M145 规格最高，除了葬品丰富，还有和 M139 类似的“人殉”现象（但不具有东西组最早墓葬都随葬较多石钺的特点）。或许这是两墓组所属社会单元实力此消彼长的反映。

M139 随葬的 12 件石钺，大部分是石英片岩（8 件）和带石英晶屑的凝灰岩料（2 件）。东组随葬石钺较多的 M151（5 件）和 M150（2 件）在质料及形态上完全与 M139 一致，M151 的 5 件石钺中有 4 件为石英片岩，1 件为晶屑凝灰岩；M150 则 1 件为石英片岩，另 1 件细晶岩料在 M139 中也可看到（M139：12）。此外，随葬陶器和玉器的形态质地也没有组别上的区分。由此可见两墓组在获取社会资源的渠道上是相同的，暗示着两组之间有着密切的社会关系。

总体上看，福泉山良渚一期墓地属于一个内部关系密切的社群。社群内部，由同



图表三 福泉山良渚一期（良渚文化早期）
墓葬随葬品数量及构成比较

位置连续埋葬的方式，区分出次一级的两个社会单元（东西墓组）。相对而言，西组早期略强，东组晚期稍盛。如果要按墓葬状况来划分墓主的等级，那么有两种方案：①按照葬品的结构划分，社群内部可以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最早入葬的 M139 和 M151，第二等级是西组的 M143 和东组的 M145，其余墓葬为第三等级；②如果按照葬品数量和埋葬形式划分，也可分为三级，第一等级是 M139 和 M145，第二等级是 M143 和 M151，其余墓葬为末级。无论何种方案，都显示两墓组分别有自己的核心墓葬，墓组之间的结构是对等的。

福泉山良渚一期墓地的年代大约在良渚文化早期偏早阶段，从陶器方面，可以看到许多崧泽文化因素的遗留；玉器方面，则较多小玉饰件、管珠和环镯类佩器，有的用残料或边料改制，这些也和崧泽文化玉器的特点相仿，只是品类有所增加，但是还没有出现任何被赋予了象征意义的良渚式玉器。福泉山所处的地理位置在崧泽文化的核心分布区内，土墩的北部本来就有崧泽文化中晚期的墓地，从陶器上看，这里的良渚一期墓地是直接承袭之前的崧泽文化而来，并且墓地规模也和同遗址崧泽文化中晚期相近，因此，福泉山良渚一期墓地所属的社群很有可能是本地早期聚落的延续。墓地迁址并重组结构，说明社会内部结构已经出现了变化。而墓主地位的差异主要则由随葬石钺、大口缸、其他葬品的数量以及异常陪葬等现象来表现。